

共匪一九六八年秋季商展交易會

沈國權譯

共匪此次商展交易會（譯者按：匪一九六八年秋季商展交易會於十月十五日開始，於十一月十五日結束。）會有人預言其命運多舛。在很簡陋而自鳴得意的氣氛中揭了幕，一位在共匪舉辦二十四次商展都曾參加的共匪老手，認為這一次是在過去商展中最好的一次。這種感覺不單單是他個人的看法，幾乎每個參與簽訂合約的人在離開會場以後似乎顯得都很愉快。某些人士對此商展所獲得的印象是，共匪對致力商業擴展方面似乎已做了最大的努力，共匪方面的一些老顧客在會場中總會買些東西帶走，主持畜產品的商人也載興而歸，而外國從事鋼鐵及化學商品的商人，似乎也很稱心。

據某些貿易商的推測，共匪大量向外採購鋼鐵和農業化學品，短缺外匯極為嚴重，據推測，共匪明（五十八年）年會再度實行農工業的躍進。然而共匪對具有水準的西方機器可能稱之為工業的奢侈品似乎也發生了興趣。在整個商業交易中以加拿大的小麥出售的數量再創了紀錄。本次共匪之商展是屬廣州的一般商業，不能很適當地加以分類，然而選擇廣東來做為小麥交易簽約之地，在此次商展中尚屬小有成就者。以小麥一項來說，共匪比香港情況好，但加拿大又比匪僞北平佔了上風。

商展會中最具戲劇性的特色，就是包括上週一項大宗的鋼鐵交易。就在商展會開始後的幾天和比利時簽了一項碎鐵合約，日本賣出了三十萬噸鋼板和每噸九十八美金的另一類型的鋼板。此次交易不如以前日本所賣出的鋼鐵數目，由於中共續向其他幾個地方採購鋼鐵的緣故。共匪向德國買進十萬噸，又向義大利買了一些，並向瑞典、法國和英國採購了不同種類的不銹鋼材。共匪和比利時所作的碎鐵交易據說有二十萬噸。因此外國總共賣給共匪的鋼鐵該有七十五萬噸。共匪一九六六年本身每年生產鋼鐵據估計為一百廿萬噸，又據觀察家的推測，共匪本身鋼鐵的產量自文革開始以迄目前，生產量作了急劇的衰退。

歐洲鋼鐵商人參與商展會的為數不少，德國每一個公司都和鋼鐵廠家聯合起來，然而其供應量仍不能滿足共匪的需求。在化學方面，某些德國大的公司又達成了一次好的交易。當時日本在農

藥方面作了一大筆交易，據報告日本和共匪在農業化學方面做了一千六百萬元的生意。某些觀察家揣測歐洲化學商人可能對共匪市場作了價格上的讓步，歐洲方面和共匪所做的化學物品的交易據估計大約有二百五十萬元左右。另一項是德國化學產品即中間染料，在商展交易會中他們做了一項成功的買賣。某間英國大公司，由於政治氣候不良，無法直接派代表參加商展，據說某些交易都是以間接的方式來達成協議的。

共匪本身也生產化學原料，但尚未達於理想，共匪會將發光塑膠之石油化學產品參加商展（只作樣品展出，並未標價出售）。共匪有一完整的染料範疇，除了基本項目諸如高錳酸鉀而外，曾一度為出口商品。肥料交易付之缺如。一般看來，這是由於北平偽政權列為禁品之故。

農業產品方面，項目上顯然不大，但却佔共匪出口商品中相當高的比率。在本次商展中，農業成果甚好，尤以畜牧副產品特別成功，其中包括皮革，腸衣，羊毛及假髮等，總的價值為數可觀。有一些商人報怨，認為腸衣在供應的數量上不够充沛。穀類和油脂方面也不如理想。由於國際稻米市場交易不旺，故米商對共匪之食米價格似乎不發生濃厚興趣。木油和花生油價格亦嫌過高，棉子油則無貨供應。

花生方面，有一家公司做了一筆大買賣，這在農業不景氣當中却是一項例外。共匪售出了四十至五十萬噸的大豆，在最近數次商展會中所售出的大豆數字也差不多與此次相彷彿。但和早期共匪所舉行的商展會中相比較，則有大不如前之感。一位有經驗的貿易商指出，他自己的公司在早期共匪商展中獨家就會買進這樣數字的大豆。以總的數字來看，卅萬噸賣給日本，每噸售價為四三點一至四三點一二六磅。飼料供應亦見短缺，茶葉尚有一些交易，某些九龍的商人報導，共匪在整個商展中做了百分之廿以上的藥物交易。

食品方面相當普遍，一些世界貿易商認為，採購共匪的罐頭食品並沒有什麼困難。不過在價格上却相當高。共匪由於衛生方面的條件不够，故難擺脫凍肉的項目。日本「友善公司」傳說要向共匪購買二萬噸凍肉，但由於日本政府不准進口，故該公司難做安排。以共匪的豬肉和腸衣的交易數量來做

推測，其中豬肉的數量上稍受「文革」的影響，另有些著名的食品供應短缺，可能是由於政治鬥爭所造成。例如以鳳梨罐頭一項來說，原來從廣東的汕頭和廣西運來的相當多，但廣西省在一九六八年由於武鬥而受了很嚴重的影響。

商展會中的紡織品及布疋遠比過去二年為多，據推測共匪的紡織工業，

雖因「文革」之影響而受到重創，但目前已漸恢復常態。就以前數次商展之簽約來說，有些尚未完成。共匪曾答應所有去年的簽約將於今（五十七年）年底結清交貨，有些買主由於共匪船運延期而提抗議，但一般的老顧主却未發怨言。在去年英鎊貶值以前，共匪對簽約方面還算規矩，並沒有提到漲價的問題。

不論怎麼說，共匪慣用的低價布疋政策，已無法再繼續下去，因此在棉織品方面已提高了價格，尤其人造纖維的布疋價格提高得相當可觀。一位有經驗的紡織人士相信，當羅馬尼亞以及波蘭打入市場以後，共匪勢難再作競爭，因為她們的貨價比共匪降低了百分之十；不過，在此次商展中共匪的棉紡布疋却賣了很多，因為共匪的毛巾在全世界的價格中仍居最低地位，同時售出的原絲數量比本年春季商展中為多；無可置疑的，一部份是由於質料比較好，同時也由於日本的原絲市場正值不景氣時期。

金屬礦產方面共匪也做了一些交易，惟供應短缺，而煤炭的無貨供應，連這次已連續了第三次。螢石的生產在世界市場上乃居下位。共匪的機械工業產品有所陳列，一些觀眾對今天共匪機械產品在程度上只能說有所印象而已。很多機器却標着一九六八年字樣，由這裏可以推測共匪之機械工業在一九六八年受到「文革」的影響比我們想像中似乎為少。在機械方面並有一些新發明，為了支持此一說法，下面舉一個例子來說明，自一九六八年共匪舉辦春季商展會中，曾經展出塑膠製成注式鑄模機，同時也會介紹鎔式鑄模機。此一事實非技術性的觀眾們並不發生興趣。雖說這是共匪的新產品，但在西方人眼裏認為很多類似的機器是快要汰廢的東西。共匪的工廠是為他本身的需求和供給低度開發的國家。顯微鏡一項對共匪來說顯然是進步的，但這對西方人士來說並不足為奇，因為這些設備只是相當於西方國家六十年代中期的水準而已。

觀察家認為共匪經濟已漸漸恢復，以皮貨來說，「手套及夾克」製做一直很好。以整體來看，共匪急於以他們廣大的勞力來從事加工工作。圖以在部份加工裏能獲取更多的外匯。一項好的例證就是待輸出的貨品一向做好分類或分級的工作。比方以德國的勞工來說，如果以其中年人來作加工工作的話，則會減少所能獲得的利潤，而共匪本身擔任是項工作在價格上却能多獲一些利潤，但以整體來說仍算是便宜的。

在此次商展會中觀眾們所得到的印象是，共匪的運輸系統已恢復了正常。當然在共匪的區域內所有的運輸業尚未達到現代化。總而言之，共匪會自己誇她自己在過去是一個非常可靠的商品供應者，其中需求比較大的歐洲方面並不以此為然，因為歐洲並不恐懼和共匪中止貿易。

參觀商展會的外國觀眾據估計大約有七、八千人之衆，其中六百人（另一派人估計日本觀眾大約有一千二百人）為來自所謂「友誼公司」的日本人。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曾經宣佈，在兩天的貿易中已達到一億三千萬元，該數字已較一九六八年春季商展時一億一千萬元有所超過，其中八千五百萬元為由日本輸到共匪的貨款，而四千五百萬元為共匪輸到日本之貨款。此一貿易數字顯然雙方差額太大，無可置疑，共匪仍迫使日本購買日方所不願採購的日用品，諸如稻米和凍肉等，但日本所需要的煤炭，共匪却又不允其請。

此次商展會共匪邀請歐洲方面的公司包括西德二百個單位，義大利八十個單位，法國六十個單位，英國四十到五十個單位以及瑞典、挪威、丹麥、冰島等國家也有四、五十個單位，但香港之英屬公司却未被邀請，甚至像倫敦方面的公司本來列為邀請名單之列的結果却沒有做，但他們的代理行却邀請到會。大抵，英國方面沒有料到在現行政治低潮下遭到如此之禮遇；看起來西德方面在商展會中得到了最好的待遇。除此，加拿大與共匪做了一筆一百五十萬噸的小麥交易。價格不詳，交貨日期定為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九年七月為期限。

在交易中現幣不再是一項重要的項目，很多合約中明確規定以英鎊支付，有些香港和澳門商人答應以「人民幣」支付，但歐洲人士却以譏笑的態度看共匪，因為可能共匪也會要求他們在貿易中能以人民幣作為支付的工具。

廣州本身打擊了很多商業老手，不過此種現象在近二次商展中已見緩和。廣州市為商展而打掃得很乾淨，但旅社仍舊很髒亂，服務方面也不够週到，由服務生擔任的宣讀毛匪語錄每天必搬演三次，各樓分開，每當讀毛匪語錄時，各樓之服務生則羣聚在服務台處，並面向預置好的毛匪照片，然後執小紅本子誦讀語句並齊唱「東方紅」。常來參加商展的貿易商知道這是共匪的一慣宣傳手法。有些人士指出，共匪的是項宣傳給予香港方面的影響甚少而且也很緩和，然共匪則將是項宣傳的方向正轉對台灣。

就共匪貿易公司個人而言，其間很多人似乎免受「文革」之害，歐洲商人還能聽到這些人講話，惟多持戒懼之心。因共匪以類似恐嚇而技巧的方法來控制他們的一切。雖然他們對自己範圍內之職分感覺非常敏銳，但他們永遠不了解資本主義市場力量的運用，這些人仍參與經濟和策劃的改進，預期